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八

明　王禕　撰

雜著

述説苑并序

劉向採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説苑其所取者博矣取之既博故或有不當於理者南豐曾鞏氏嘗病其為説不能盡造乎精微嗚呼理之精微自聖門高

第弟子如子貢諸子猶不能以與聞而況於向乎然向號稱博極羣書其辭質雅閎偉託物連類善於馳騁務極其辯乃止秦漢以後言文章者莫先焉予讀其書而好之因摘其有淺薄不中義理者用其本事而易其為說務在平易正大以求不畔於道雖未必能為精微之歸庶乎約之於義理之正辭之工拙不復計矣裒而錄之得四十三首曰述說苑王褘序令錄十二章

武王將伐紂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

為天子周為諸侯以諸侯伐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之道矣何可攻乎然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則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名伐天子乎又召太公亦以問周公者問之太公對曰殷為無道誠可伐已臣獨以為不可伐也夫殷雖無道君也周則有道矣臣也君臣之道天地之經也昔我文考非不知殷之可伐也天下三分有其二矣然猶服事于殷者君臣之義不敢以廢故其至

德人無得而稱也臣故以為殷不可伐也雖然非惟不可伐以臣計之有不必伐也殷紂之惡至是極矣皇天震怒下民怨苦亡無日矣天下諸侯已莫不悉歸我有周周之王業業已成矣殷之存亡於周其曷有損益也使殷而亡周固王已殷而存也周有不王者乎周之王不王不係乎殷之存不存也與其伐而亡之孰若不加之伐待其自亡也且我周之興自太王肇基王迹至于今茲亦既多歷年所矣我文考德足以配天功足以有

天下天益命之伐殷其置不取反服事之者豈其逆天命哉固將待其自亡耳待其自亡而取之即所以順天命也君臣之義全天地之經定萬世之下不得而議之矣此文考之心也今王以文考之心為心少遲之以歲月以待其自亡此萬全之計萬世之義也臣故曰殷不可伐亦不必伐也武王不從舉師伐殷伯夷叔齊二子者聞之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

太公因言於武王曰王不臣言之從姑少待之此二子所為有辭也臣恐天下之有辭者不特二子也

成王封伯禽於魯召而告之曰爾知君人之道乎夫君人之道上法於天下取於人而已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生生不窮仁之道也四時不易八風不忒而歲序順成義之道也三辰交運萬彙錯陳因其自然之節而禮生焉二氣動蕩兩儀翕張因其自然之和而樂興焉雷霆以震其武雪霜以宣其威刑罰又因之而制焉仁義

禮樂立國之本也刑罰為國之具也何莫不取法於天也是故仁義禮樂行而民知化矣刑罰行而民知治矣夫民之情不難知也其所好焉者吾從而好之則凡其所好者吾皆得以好之也其所惡焉者吾從而惡之則凡其所惡者吾皆得而惡之也好惡同乎民而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定矣仁義禮樂行乎其間而刑罰可廢矣是之謂大中至正之道於是乎天人交應上下協和皇極既建而菑害不生禍亂不作治化大行國以永寧

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管仲對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臣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亦曰天之道而已元化絪緼萬物資始天之道也賦於生人厥為秉彜天之道也生生之仁亭毒覆露天之道也至虛至玄衆理攸宗天之道也神妙不測斡制化育天之道也運動周流一息無間天之道也景緯候序靡忒差舛天之道也風雨霜露恩以囿之天之道也雷霆雪霜威

以肅之天之道也天之為道一乎至誠誠故不忒至誠
之外無他道也夫為人君者亦豈有他道哉誠而已矣
合天之道是謂明誠誠之之久與天為一乃純乎天矣
人君不能誠未有能合天者也是故號令政刑乖繆舛
錯不誠故也始勤終怠厥德以隳不誠故也不誠則逆
天誠故合天也逆天則亡合天則昌由是言之所貴乎
賢君者不以其知天為貴乎故曰臣之所謂天非蒼蒼
莽莽之天也天之道也

宋桓公之太子曰茲父後妻子曰目夷桓公愛目夷茲父爲公之愛也請於公曰願立目夷臣爲之相以佐之公問其故對曰臣舅在衛甚愛臣臣若立則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因彊以請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逃矣乃逃之衛茲父從之逃三年孔父諫於桓公曰先王之制立子以嫡均嫡以長無嫡以庶均庶以賢是以國本定

而亂原室今君之子玆父居嫡又長且賢其立無疑也而乃以讓其弟非義也目夷本不當以立然有君父之命拒不受亦非義也昔伯夷叔齊兄弟者更相爲讓世皆高其義臣獨非之夫先王之制天地之經也其孰得而違之違之未有不階亂者也伯夷叔齊之讓皆違越先王之制徇名以傷義非聖人之道不足法而君之二子實效焉亂無日矣君幸亟圖之社稷之福也桓公曰諾屬有疾使人召玆父曰而不歸是使我以憂死也而

安忍此耶茲父乃反復立為太子桓公薨太子嗣位是為襄公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畊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而諫之其耦曰子不愛死乎已曰夫為人君者不皆堯舜不能無過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道也視其君阽於危亡而不恤仁人不為也故諫者將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非為身故也愛一

已之死而不為一國之謀忠臣不為也且吾聞諫之道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令王愎諫甚苟用正降忠戇以諫之則死也必矣吾將從諷諫王其或聽之乎委其畊入見莊王莊王方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見諸御已入呼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吾層臺乎諸御已拜且言曰臣何敢諫層臺也王築層臺將以為樂也彼沮臺役是不欲王之樂也人臣而不欲其君之樂獨何心哉彼

七十二人之諫王其罪固宜死也雖然其罪不可赦其忠則可矜彼其盡諫以取死豈為身謀哉為王計也臣聞桀殺關龍逢而夏亡紂殺王子比干而殷亡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以危此三天子五諸侯者皆以不納諫故致此而堯舜禹湯之盛唯恐乎人之不諫也今王以堯舜禹湯為賢耶抑以彼三天子五諸

侯為賢也臣誠愛王願王擇其賢者效之耳臣何敢諫

層臺耶言已則趨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返矣吾將

用子之諫矣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動寡人之心

又危以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

之心又不以危加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

能入諫者吾將以為兄弟且命罷層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揚以告建而縱之建奔宋王

怒使城父執奮揚以至責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

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臣聞之人之大倫五而其尤重者二父子也君臣也父子之道主乎恩君臣之道主乎義父不慈子不得以致其孝臣不忠君不得以致其愛夫古者國君有子選師置傅教以義方動合軌物使無過惡雖有過失弗彰聞也今建之為太子未聞其有過失也設使有之是王教之弗以道也王不以自咎而忍殺之太子之死也何辜傷父子之恩莫此為忍矣且太子儲君也昔者王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受命以來

罔敢失墜毎以事王者事太子君臣之義臣不佞不敢廢也臣以弑君罪無所容而王乃使臣殺太子是教臣無君也臣實不忍殺太子臣以為弑君之罪大違王之命其罪小故以告太子縱之奔葢上以全王父子之恩下以全臣君臣之義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既違命召又不來罪益重矣逃無往其敢不來王悔而赦之

晉平公築虒祁之宫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也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石而能言妖也臣聞之妖

由人興是故人君不務修德荒淫無度奢侈無厭刑罰無章賦歛無藝天怒人怨事變乖錯反其經常於是乎沴氣橫流陰邪舛逆而妖興矣則有非動之物而能動非言之物而能言矣今君享國日久志氣怠荒夷狄外陵諸侯内叛皆莫之省文襄厲悼之業日以衰廢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侈國用空竭民力屈盡天怒於上而君不懼民怨於下而君不恤天人違背陰陽乖錯故妖由以興而石以非言之物而能言也石豈能言哉有神

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是皆陰邪沴氣所由致也平公曰敢問弭妖有道乎師曠對曰有人君責躬修德弭妖之道也臣聞天垂妖象地見妖符所以譴告人君使之因變而警愳反身以圖政各以其政變之則消除之道也今君宮室過侈故土石之妖興焉君誠反躬自責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興舉廢墜賑贍孤寡則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夫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和氣不臻福祥不至者未之有也妖云乎哉平公

曰善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札於是王壽夢卒諸以季札之賢也讓之位季札不肯當諸乃為約曰季札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願吾早死國及季札也諸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夷眛死次當季子而季子出使不在國庶兄僚乃自立為吳王季子既還復事之如故諸子光曰以吾父之志則國當歸之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

適也國當吾有僚何為者乃使刺僚殺之請季子為之君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子共簒也爾殺吾兄吾今殺汝則是骨肉相賊殺無已時也乃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而吳以終亂焉君子曰季子非賢者也廢其父兄之志不孝當取而不取不義舍賊不討不勇徇名以生亂不智不孝不義不勇不智其亦悖乎聖人之道矣謂之賢得乎夫聖人之所為道者中也行而宜之之謂中非執一之謂也季子之於道葢執一而已矣

且季子誠不欲國也當王諸之卒使光立焉亂原窒矣光不立則夷眛之後已立焉以成先君之志可也謂已不當立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亦非歟兄死弟及已成先君之志以有國不可謂非義也僚以庶孽非所當立札縱不欲國不可置不問也札置不問又從而服事焉光之所為啟爭端也僚立而光殺之則光者弑君之賊也烏有弑君之賊舍之不討者乎夫潔已取廉徇一已之名不顧國家之大計匹夫之節也且先君所為

欲國及札者覬以興宗國也札不受國一已之名則有矣盍亦思國家之亂由是以生也札既不能興宗國反從而階亂焉惡取其為節也是故廢父兄之志不可謂孝也當取而不取不可謂義也舍弒君之賊不討不可謂勇也徇名以生亂不可謂智也季子之不得為賢審矣謂季子為賢者知執一之中不知聖人之道所以為中者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宫文繡被臺榭菽粟食凫鴈出而

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焉晏子對曰臣以為君不知已之無德也君誠自知為無德也是可以言有德矣夫奢儉德之分也奢之為凶德由之則身敗而國亡儉之為吉德由之則身安而國昌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五帝之盛者莫如堯堯之自奉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尺而已三王之盛莫如禹而禹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帝王

之尚儉也如此身先乎天下惠及乎四海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萬世也若夫亡國之君則無如桀紂矣桀為傾宮以逸豫蔑厥德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倡優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財用愈竭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戮夫帝王以儉為尚其後猶流而奢苟奢以為尚其流莫知所底止矣夫奢安可窮哉今吾齊諸侯之國也而君之自奉天子所不如君之惠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

文繡君之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内自樂延及後宫之族君之奢侈去桀紂無幾矣人皆知君之無德也臣亦固知君之無德也而未敢以言恐君或自以為有德則臣言無自而入也今君乃自以為無德臣於是知君可與為有德也故臣願有請於君夫人君之所為好奢者自樂之心勝也樂者人心之所同百姓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百姓莫不蒙君之德也且臣所謂推其樂與百姓同之者

非謂以倉廩府庫之所儲家給而户頒之也君能儉則費用節費用節則財賦足財賦足則稅斂可薄矣夫百姓之所為苦者稅斂之重也稅斂薄矣百姓未有不樂焉者也夫樂不同乎百姓德不同乎一國者桀紂之所以亡也君如察臣嬰之言躬儉以自厲節費用薄稅斂推君之盛德布公之於天下使其樂與百姓同之則堯禹可為也一殫奚足恤哉墨子聞之以告禽滑釐曰齊景公喜奢而忘儉亂亡可待也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

猶幾不能勝齊之易亡為存易亂為治者晏子之功也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
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邱先生
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
老皆拜閭邱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
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
拜而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又賜父老無徭役
父老皆拜而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咎乎閭邱先

生對曰大王社稷主率師徒以出游臣王民也故奔走以勞王臣之所為勞大王者非以私故也大王奈何私以待臣耶且大王賜臣田不租是欲以富之也賜臣無徭役是欲以安之也富且安夫人之所同欲豈臣顧不欲之耶臣誠不敢以私累已并累大王也臣聞之王者無私是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體合天地明配日月故其於民也覆載照臨之恩弗敢有偏也偏則為私矣是故力可以富萬民而不得以富獨夫

智足以安天下而不能以安一戶不敢以私故也今齊地方千里千里之民孰非王之所當恤者豈得徒以臣等勞王之故私以富安之也且臣聞之王者之欲其民富安也莫先於行仁政仁政者何省刑罰薄稅斂而已稅斂薄則國無妄費無妄費則財用有餘而民家給人足矣刑罰省則國無濫刑無濫刑則政理不乖而民皥皥焉熙熙焉無不得其所矣田未嘗不租也徭役未嘗或蠲也而其民固已既富且安矣率土之濵莫非王臣

大王盍即今者恤臣之心擴而充之使凡為王民者咸得以富且安矣茍能充之豈特為王民者得以富且安四海雖廣其保之也何難之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矣今王之愛臣誠甚矣而所以愛臣者則固非臣之所敢當也雖然臣切以王之甚愛臣不如臣之有愛於王也何也王之愛臣者以私而臣之愛王者以公也齊宣王曰善請先生以為相

越使諸發執梅一枝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

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憖之出謂諸發曰先王之制禮也託之以儀物所以昭秩序辨等殺宣節文敦好愛也是故列國諸侯有交聘之禮焉玉帛以將之辭命以通之忠信以本之使价以行之儀物必其適也情文必其稱也講好而修睦崇德而明義道涂往來弗敢壅也歲時展修弗敢渝也是故相接者無非粲然之文也相與者無非驩然之恩也於是乎疆埸以安社稷用寧大小強弱弗相陵也尊卑上

下弗相悖也施及子孫世世修好毋敢違蔑或相害也此先王之禮有本有文所為貴也今吾子奉其君之命跋涉千里辱臨敝邑曰以修聘也然而玉帛筐篚曾弗之將言語辭命曾弗之修所以為寡君遺者梅一枝也其無乃薄先王之禮而廢列國之典乎寡君愳夫禮之褻而情之矯為好或不能以久也不敢聞命請辭諸發對曰越亦先王之所封也先君之受封不得在冀兖之州中國文明之地而乃處海陲之際屏外藩以為居蠻

蜃蛟龍襍然以同處華夏之教文物禮樂之盛不能以素習也荒陬僻壤土貢薄瘠不能以備物也然竊聞之禮者誠敬其本也儀文其末也敦其本略其末而情以親誼以篤者有之矣未有修其末棄其本爲好能久長者也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豈求其儀文哉誠敬以本之也寡君慕大國之義爲日久矣以大國之軫念敝邑也用遣下臣修問起居以爲譬諸草木臭味之有同故奉梅一枝以爲獻曰

大國之君庶其鑒予誠敬矣乎君若顧惠諸侯綏之以德而惟誠敬之為重固將徼福於敝邑茍徒貴其儀文之備則寡君之獲戾也甚焉梁王聞之曰是不亦善於辭令者乎披衣出以見諸發厚禮而荅之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哉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蹇重對曰夫豫讓惡足言也臣聞之人臣之道有三焉上焉者以道事君以德感君務在格君心之非使君之過

弗形焉君之道德日以隆盛已則何功之有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次焉者君有過乃諫犯顔忤旨不顧必力爭之而納君於無過之地乃止君有改過之美臣有盡忠之名管仲之於桓公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其下焉者君有過而不能諫諫不行言不聽而不能去坐視其君敗國亡無可奈何而身死焉身雖死忠其於國家之敗亡奚補若豫讓之於智伯是已是故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君令思得豫讓以爲臣盡亦思

豫讓之君果何如君哉夫豫讓焉足言也君失言矣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釂而不讓

續志林并序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曾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闔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躐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

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廁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禕序 今錄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為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

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强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為尤甚詩

所謂徐方繹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游與王母宴於瑶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為仁孑孑以為義以聾瞽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益自謂仁義之道為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為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

呼籍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為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為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為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

霸亦徒假仁義以為名與楚人為泓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以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豐鄗豐鄗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

郊丘社壝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為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皐西有殽黽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為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雒邑曷嘗不可以為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歳是成王

嘗至洛邑事烝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蹙國百里已非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問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葢周自厲王之亂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

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
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
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
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葢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
遷為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
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
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
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

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

民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
兵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
可數矣而籍卒以取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寛大故
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
寛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
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
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

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為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葢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返遽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為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葢良始惟

為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横成君成為王而已為韓司徒而又及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日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

污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為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為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為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為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别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為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為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䕶䕶變而武繼武者或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

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為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内安寧烟火萬里成康以後稱

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則其為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

與於治道也明矣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諠譁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説夫肅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為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

幷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
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
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
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改法立制
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
臣之所難烏在其媿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
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慆淫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

也武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烏待乎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擬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為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

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

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

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
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
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
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
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
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
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
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

感慨奮激如苻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而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擅強大覬非望乃至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為尤

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

請彧勞軍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簒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葢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葢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

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爲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簒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奸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簒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

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子丕遂簒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温將簒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温以為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

聽己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簒漢朱温之簒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温之殺裴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簒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略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

不知篡位之司馬懿已疑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為智哉懿既制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凌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奸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

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為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

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攘羣盜如振槁拉
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
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髙昌
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縣郡其地視武王
之通道似矣而髙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
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因至五覆罪至
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藴古之死則未免
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

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
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
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類皆假
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為仁義也君子曰三代
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
之意其毋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
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
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

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葢仁義之於天下如飢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迹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

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
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
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
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
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
天下之傚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
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
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顧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

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陜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其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

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皐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

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爲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爲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爲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爾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

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啟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有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

也哉

儒解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為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為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内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建諸

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為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為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略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為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為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闊步其為業也呫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

耳問之天下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為儒也其為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為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為右史即以嘉言讜論上簡主知歷僉湖廣浙東憲所至赫赫有政譽用是入中書為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國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為有用夫人

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効庶幾賴以暴白於天下寧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葢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於其行觧儒以為贈

書閩中死事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都小邑棄君叛父而責降者何其

衆也於是綱常幾斁矣然其間以節義自見者亦時時有焉豈天衷民彛固不可泯耶歲戊申國兵取閩以步騎由杉關擣邵武遂克建寧以舟師由海道破福州遂取汀劍而興化漳泉皆望風納款閩八州不兩月悉平當是時大小守吏亡慮數千百而能死者僅得兩人焉曰拜特穆爾曰德呼默色此兩人者從習於仕宦未必明乎聖賢道德之教及其從容就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故特采其事著于篇

拜特穆爾者字君壽蒙古人也歷仕素著廉能名至正中以選為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我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上樓上慷慨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吾從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繩自縊死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殺呼諸佛龕前紿之曰汝稽顙拜佛可保爹娘無恙也甫拜挈米囊壓其背囊米重女即死囊下獨念宗嗣不可絕而有男始三歲命乳媪抱

匿旁近民居中仍俾賫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兵入城乃引鐙照屋四圍窗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

德呼默色者字子初回回人也性剛狠敏於吏事事母孝年四十猶不仕曰吾不忍舍吾母也由宿衛用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為漳州路達嚕噶齊居官三年民安之時陳有定據閩中諸郡甲兵錢穀之政用其私人總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與王師比及境總制

者即以城納降勢已不可為仰天歎曰吾不才不數年致位三品國恩厚矣無可以報國恩者惟有死耳居無何吏報新朝招諭使者至禮當出城迓從容語吏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被公服詣廳事北面再拜畢取印斫其文又取手版書曰大元臣子置案上據其坐以坐即引佩刀剚喉中斷喉以死既死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下斂其屍葬城東門

嗚呼昔宋李芾守潭州有元阿爾哈雅之師至潭州

陷芾舉室殺身自焚死趙卯發守池州巴延軍南下郡佐舉城降卯發與其妻同縊死死節之烈近世罕與為比者去今百年人稱道之歷歷如前日事抑豈特百年間人稱道之不置雖亘萬世不泯可也嗚呼以余觀此兩人視芾卯發何媿焉

說舟

盍試觀於舟乎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小大均也然而其大小之異器則其所載者異量而所施者異宜矣今

夫一仞之桅五尺之楫揉版之為艇楬竿之為艕其浮也搖搖然其游也枵枵然其所載也鈞石而已耳其所施也淺溪溢澗而已耳若是者謂之非舟焉不可也若夫豫章以為艕梗楠以為艦祖徠之松以為艢新甫之柏以為舵其高十丈其廣十筵其行也山移其止也雲立吳之米蜀之鹽廣閩夷蠻之琛貨萬斛之重百産之夥無乎不任載也長河大江重湖鉅海危濤複浪之中蛟龍黿鼉天吳罔象之所出沒順長風逆洪漲鼓而駕

之一息千里矣是亦舟耳與向之所云者其毋乃不同乎故曰舟無大小皆可以濟不通也然而有大小焉則其為用不可同日語矣嗟乎人之才也亦然才無大小皆足以為用也故其大者則用天下國家而小者則為天下國家之用夫其用天下國家也猶舟之於吳米蜀鹽廣閩蠻夷之琛貨無所不容而濟乎長河大江重湖鉅海者也其為天下國家之用者猶舟之所容僅鈞石而行乎淺溪溢澗者也其所載也異量所施之異宜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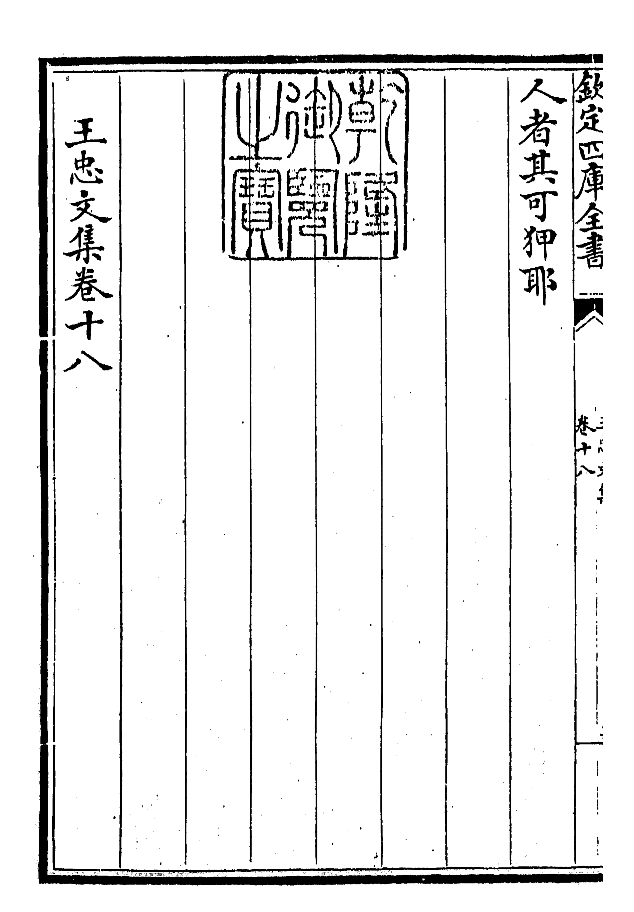
不猶大小之異器乎丹陽滕君才弘學博而器宏尤工爲文辭受知於君相也久乃自布衣入爲起居注居半歲擢僉湖廣憲司事越二年上知其才之可以用於大也遂拜爲憲使仍往治湖廣蓋駸駸嚮柄任矣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士大夫莫不以是期之余與君有交承之誼於其行送之江之滸因說舟以爲贈

襍說二首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噬

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愈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囓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羣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爇之蚊聞其臭悉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讐於既死鼈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讐怨於已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蝟之爲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烏賊之爲物無有皮介每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烏烏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烏賊其形相萬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獰然而可畏烏賊瑰然而可狎獰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瑰然可狎者宜不可害烏而卒致害於烏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獰然而惡人者其可畏瑰然而好



人者其可狎耶

王忠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王忠文集卷十九

明 王禕 撰

雜著

急就章 并序

急就章小學之流也漢元帝時黄門令史游始為之初秦李斯等作蒼頡爰歷博學等篇而漢興以來徒隸之字是用字學曰以不正游乃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

為三十二章東漢杜度張芝善槀法用以寫此章號章草世遂謂草書起於游而不知游所用者本正字也其學至唐猶傳蓋所傳者讀而其體則無傳矣宋大儒廬陵歐陽公及四明王應麟復以州名姓氏為之則皆棄其體而用其讀者然今之習其讀者固亦鮮也余治經之暇偶取禹貢詩周官山川草木鳥獸六官之名為三篇以示諸子姓殆猶續古小學之遺意非敢為博雅君子道也

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渾沌既判二氣分清升為乾濁為坤凝而結者山嶽安其融而液江河奔錯峙襍流互以陳井列碁布莽芸芸洚水滔天未得平下民昏墊汨且泯蛇龍猛獸況害人帝命神禹奠斯民隨山導川木是刊躬乘四載劬厥身九山九川各定名九州區別乃可遵冀兖青徐揚豫荆梁雍俱以山川均乃若崑崙穹窿實號山宗支為兩條介于土中衡南華西恒北岱東是謂四嶽各鎮厥封大

別大伾太岳太行(叶音洪) 粤大粤太以言其崇終南西傾內方外方(叶音風) 或復稱陽名以方從王屋嶓冢底柱析城(神融切) 及乎碣石名以狀同雷首壺口陪尾名以躬鳥鼠熊羽龍門名以禽(渠容切) 名從山者岐嶧岍嶓岷從草木者荆蔡梁栢桐若夫三危合黎敷淺原積石朱圉惇物蒙其名既不一其處孰能窮又若海為鉅物百川攸歸江河淮濟四瀆並驪濟絕而漳續亦自達海淮濰沇汶漯汭泗沂漢沔灊沱洚濰淄涇渭灃澧漾漆沮滎洛

灑澗滄浪漨波菏之流皆順施雷夏恒衛孟津伊大野雲
夢桓和夷彭蠡震澤匯以豬休屠之涿野亦既陂黑水弱
水西導之若夫覆鬴馬頰徒駭太史叶音思簡潔鬲津鉤
盤胡蘇厥為九河故道莫稽沅元漸辰叙酉澧并湘資
厥名為九江洞庭揔於斯岷嶓及豫章婁淞東江澗厥為
三江名傳聞各異辭維禹九年功既成九土底績乂以寧
六府孔修三壤貞五服遠邇賦重輕萬國封建土姓明
聲教所曁罔弗承東漸西被朔南臻庸錫玄圭告虞廷

洛龜呈書獻瑞徵厥功盛矣不可形萬世永賴天地并

詩草木鳥獸名急就章

天地兩間糅羣物有萬其彚賦形質厥分飛潛及動植
名殊實異不可詰要緜一氣所從出其初勾萌始甲拆
甾生條抽根榦立春生秋成自華實翾飛蝡行蠢動息
其生變幻胎卵濕含靈肖翹紛濈濈詩人詠歌亦偶及
散指槩見在篇什今可攬者不百一有若荇葛芹藻芣
苡蘩葑菲薇蕨茆蒲蘋蕭蓼堇荼苦薺藍茨茅葭菼萇

葦萑葰艾茹蘆芩蕢菅蘞莠蓬茗莪芭蘭蓍要苴苹蔚

菜蕳蘆蒿蓫菑蔦蘺芄萸菽葵荏韭鬱蘐卷耳唐臺芻

綠全紅即游龍二名兼芍藥菡萏荷舜丹筍麻匏瓠瓜

陸穄黍稷稻穀粒且堅稙穉秬秠穋稌糜粱粟來牟粮

稗存又若松柏棠棣杕杜樞椅桐杞梓枌桑榆檜檀榜

杻樾柞梧棫樸樸檄棘櫟樗柳楊榛楛漆枸梗樛株楝

栩楚扶蘇桃李梅栗棗木瓜叶音姑綠竹猗猗亦其徒又

若鳳凰雎鳩鶬燕鸎鴻雁鶩鷺鴛鴦叶音英鸛鶴鸞[illegible]

鷸鵜幵鳧鷺雄雌牝雞鳴鴟鴉鳩鵙雛脊令晨風鶉雀
鳶隼鷹玄白黃烏黑烏生交交桑扈及蒼庚又若麟趾騶
虞麕鹿麀叶音天豕豝豵豜牂羜羔犉特牲犧牛羊庖毚兔
龐犬狐狸猱熊羆貔豹狼虎搋豸兕豺貉貆鼠貓我馬
維駒駟驕駿騏馬騧駮駱駟驥騵驪騅駓騂駵驔駰騢
乘黃皇駜駽它若螽斯蝃蝀青蒼蠅蟋蟀蜉蝣蜩蠋蝱
虺蛇蜴蜮蟊賊成蜂蠆與蠶善惡明伊威蜾蠃及螟蛉
蛸蛸熠燿粤宵行沙雞即是促織名魴鰥鱮鯉鱒鰷鱨

鯊鰋鱣鮪魚是徵鱉亦其屬龜最靈龍輎之龍亦可形
所貴君子能多識一物不知恥不格古今異稱方言隔
傳聞之譌須考覈後來離騷歌草木叶音覔爾雅蟲魚疏
尤悉維茲纖瑣難具述略敘其目資翰墨

周官官名急就章

維王受命宅中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乃制六官以
為民極六官之屬三百六十位列崇痺事別緩急大綱
小紀防範周容猥冗纖瑣莫不畢集天官冢宰其屬則

大宰小宰宮正宮伯庖亨饔膳甸獸獻鼈酒漿淩籩醢
醯鹽腊掌舍閽寺掌次冪幕絲枲皮幣夏采職歲縫染
裘屨書服追會醫分瘍食府列玉大內府外府內豎內
臣內宰職內九嬪世婦女祝史御地官司徒其屬則師
保州縣族黨閭比鄉遂里鄰鄙酇旅市壥胥土均門關
稍委封牧鼓舞充牛載羽士訓誦訓山虞澤虞川泉林
草稍稼葛荼節迹卝角炭蜃舂饎倉廩場囿祿稾舍遺
春官宗伯其屬則典瑞典命司尊司筵鬱鬯雞龜菙巷

卜占庸器車服瞽蒙司干磬鐘笙鎛韎籥旄常樂夢師
胥祲瞭職喪冢墓祧祀詛祝保章巫肆典路鞮鞻馮相
天府世婦諸史諸宗夏官司馬其屬則司馬虎賁羅畜
鳥羊戈盾弓矢環弁甲兵旅隸節服挈壺射相庾固圜
圉川邍山匡撢繕槀校戎馭僕量牧險爟候田道右勳
小臣司士小子職方懷方土方合方訓方形方秋官司
寇其屬則盟約民刑鄉遂縣都蟈雞條狼蠻貉閩夷大
人硩蔟蜡氏象胥司烜赤犮銜枚野廬萍柞翦訝雍翨

交儀刺金貨賄庶庭修閽禁暴殺戮囚圜伊宄賓客察憲寤家方壹朝都等士行人大夫冬官司空其屬則車輈輪輿弓函築雕裘慌廬匠韋韗治陶鐘磬梟鮑梛㮚梓桃旊玉之類考工所條粤肇虞唐虞爰建九官厥職若簡衆務並兼迨兹成周而六官乃全綱舉目張其亦已蘩然姬公所制眞聖作焉後有王者苟志古先關雎麟趾治化既臻舉而行之不粲然可覩何嬴秦而下私意是專事不師古官制駁然幸典册所載遺跡班班敘

次梗概用竢後賢

演連珠 并序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説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覩而可悦歴歴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馬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為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録之

于左以備覽云王褘序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宫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游霧應龍凌雲蛇則何威霧以濟其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托者權之威人君所乘者位之尊桀為天子因能亂天下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

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力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厦細氈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

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徹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録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闕

御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遒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犢賜者非貧之而升

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𤍠冬縣民不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臣聞網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天道默運寒暑調而人不知天象昭垂景緯明而人易覩是以一人之術教化出於朝廷一代之法憲令著于官府術以潛斡民靡察其由法以顯施民莫踰其

度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羣徽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衆輻湊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揔天下之智為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為威勢

臣聞句粤之簳鏃以精金用為棓箠則何擇於槁樸蜚景之劒威奪白日用以剗稷則何異於剻刃是以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君人之職用相為先宰相之任惟賢是舉是以傅嵒求說徒憑夢象之符莘野聘伊不假官資之序

臣聞人材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弃置乃興王之倚毗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豈忘已以徇物寧枉尺而直尋是以德周乎萬物者中庸之道道濟乎天下者聖賢之心

臣聞出處異致用舍殊方裕於已者及物之心弘潔其身者為我之道長是以孔孟憂時冀尊王而輔帝巢由傲世甘薄帝而輕王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以抱玉而質碎自衒厥美者物之愚自貽伊患者物之昧是以蘊節韜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闕　哲人所以定其内惟内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於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曾連却而弗顧弘璧十朋亢倉睨而不視

臣聞石韞玉而山潤川沈珠而淵媚是以處士隱晉鄙人皆善良德人居商品物無妖厲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厩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効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録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筲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直道而事人者不嫌於去就盡忠而愛主者不易於生死是以展禽三黜而無怨史魚尸諫而忘毁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内治者王化之權與是以周家致理太姒之德既盛漢室搆亂吕氏之行元汙

臣聞陰以靜為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為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輦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治容者亂之媒尤物者禍之宗是以徵舒宣淫而陳國亡妲己肆悅而殷祚崩

臣聞婦女之賢或由性禀忠義所激初非勢驅是以周嫠不卹緯而憂王室之弱莒婦自投紡而復丈夫之讐

臣聞氷炭不共器薰蕕不同室淑之長者慝之消邪之伸者正之詘是以有誠無偽天性之常理去惡存善聖人之至術

臣聞道貴樸素實悖時好時尚文華已離道真是以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彜之秉

臣聞天地之運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絶是以嚴寒殺節牆根之草巳生虐暑薫天井底之泉猶冽

臣聞力不久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雪乍下積而巳融是以履崇貴者持之以恒則可保居溢富者守之以虚則能終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兎兎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弭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氷出於水而氷道水烟微則火盛氷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敝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靜而斯遂

臣聞物有可悅情所同好然而糟糠不飽者寧慕乎粱

肉短褐不完者豈思乎文繡是以惠在周人之偏急欲不資人之兼樂

臣聞法以伸情法或為情而詘理以明事理或因事而晦是以舜雖為君無以處其弟孔雖將聖未嘗語乎怪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為藝專於傷人鏡之為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為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智有所遺力有所虧何則一心不可以二用四體

不可以入施是以弈秋隸首之精思心在筭鴻而弈算廢逢蒙王良之巧藝體屈弓馬而射御違

臣聞跛鼈企飛兔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丈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耕是

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
履之以貞
臣聞玄聖既往大道攸分源遠而流益漫根蹙而枝益繁
是以八儒三墨衆學乖離而無統諸子百氏羣言有亂
而非真
臣聞物有千變事有萬殊執其中而物理可契據其要
而事情不渝是以刊繁削亂乃探乎學本統宗會元斯
詣乎道初

臣聞百聖之旨宗乎道德六籍之學本乎仁義是以達而堯舜以成化而致治窮而孔孟以立教而垂世名實貫於古今體用同於天地

臣聞天地分而生禮陰陽合而興樂大禮本於序以萬彙為節文大樂主於和以萬竅為橐籥是以玉帛交錯者禮之偏於浮鐘鼓鏗鏘者樂之趨於薄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輝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道雖明矣非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

不具是以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憲章羽翼羣經藻繪衆言賢哲之文所以傳竹素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隆汙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瓌瞻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斁

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

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兹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曛疲弊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

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斥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没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内衞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敝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

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
予豈嘗知之茍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
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
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黄對
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搞穠纖唫哢寒暄
豐肷醲酣睅麗媚姸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
牘戚累愊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縟典往來
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

崐其流也澌支為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宫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沈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懽忺悲嘆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

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刻聖秘而立辯斡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闥不假兵而曰戰爭奪豜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

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殼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兹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聦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繂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炫燿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

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輿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攄摛馬班凌厲蔡陳跺躪柳韓王采金聲焜焜煌煌鏘鏘鏘鏘袞章黼紋炳炳焞焞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䪫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褰幽閟以之而著宣迯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

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誥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稜威遴守揮霍奮揚或温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㨿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

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慼被挾纊於黎烝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宇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葢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㦯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間者乎

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

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
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
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
率莫外乎其渠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
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尊華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
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
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
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贅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

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末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户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黄老清淨無為

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愼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

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

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

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毅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茍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

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卮辭并序

至正戊戌之歲自秋徂冬予挈家避兵縣南往來鳳林杳溪之間朋友離散又絶無書可觀心邑鬱不自聊間因追憶疇昔所聞見者志之於簡以其為言乃夫人所同好故名曰卮辭用以質諸同志者焉

聖人之治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

所以治其内也禮樂修其所當為所以治其外也是故内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伯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人有之奚獨五伯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比之堯舜湯武固為有間已

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地之中以為禮導天地之和以為樂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

所損益也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理之原百行之根其存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

道德君子之寶也德其本也道其用也修行所以畜德也立言所以載道也德成矣行不期修而自修道至矣言不期立而自立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

道柰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古
今綜理人物醻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是聖
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
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
身倀倀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為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

也精誠之極也揚子曰神心怳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乘動者也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乘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

道無自而立

聖人操天下之利器故能為天下宰紱冕以旌功斧鉞以誅罪天下曷有不令者乎失其所操則無能以自致矣羿逢蒙不能枉矢弱弓射遠中微造父王良不能弊車不作之馬任重而致遠

聖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

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惟其弊也故有偏而不起之處而政有眊而不行先王舉其偏而正之葢補其弊而已矣

天非人無以為靈人非天無以為生天人其一氣乎君非民不能自立民非君不能自一君民其一職乎

天人之際至親且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致祥則休徵而五福至致異則咎徵

而六極生感應之機間不容髮是故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選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為治之本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志者不必否異於人者

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可以盡天下之心矣

人君欲天下之氣之和也在遂羣生之性而納之於仁壽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稅輕賦稅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且安則仁讓興焉壽考至焉而天地和平之氣應矣所以菑害不作

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也

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欺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繇役苛煩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園結男女遯泄六亡也盜賊刼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猶可也又有七死馬酷吏歐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濫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有七亡而無一得有

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國安而刑措誠難也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户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取民其猶漁乎罔罟之目四寸則所獲皆盈尺之魚矣其弗獲者固得以遂其生也竭澤而求之纖鱗瑣鬐無弗獲也而其遺類之存者幾希矣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將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乂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書曰事不師古匪説攸聞帝王為政未有不因乎古者是故春秋大復古重變古書初獻六羽大復古也書初稅畮重變古也非古是今秦之所以亡歟

為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為相而使為百工將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干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剸犀革其芒刃有餘利用以割雞屠狗猶夫刀也騏驥要褭一日千里不竭蹶而可至顧使局促立伏下其與駑駘奚異哉

董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公孫弘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美哉乎皆可謂有德者之言矣其人固不可同年而語也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

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絶人欲徇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絶人欲而反天

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於改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懲僭竊則循天理矣楊朱墨翟老佛之徒以為我兼愛清淨寂滅為教無非絶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殄人類為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循天理絶人欲惟聖人能之徇人欲滅天理則小人矣霸者異端處二者之間其將盜名而陷於一偏者乎

君子喜聞巳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巳之過則其過可

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已之過而已

君子有五恥而不能富貴不與焉行不擇義君子恥之言不成文君子恥之學不聞道君子恥之仕不得君君子恥之澤不及民君子恥之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為

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一圜之木支大厦之傾覆五寸之鍵制重門之闔闢孰謂傾危之朝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之哉

君子之於世仕隱二端而已食人之禄死人之事以身徇國固為難矣若夫依約玩世懷其道而不輕售於人以完其身以樂其真斯尤難也故忘已以為人與獨善其身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一而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嶄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哉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視其足嘗若刖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為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黿鼉猶以為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禄莫敢為之拘體其

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灾之隅功名者禍之興

君子觀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徧乎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清冷以入鮮潔以出似應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信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温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
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
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
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不才之人必自多矣不肖之人必自大矣自多則謂天
下舉莫如已矣自大則謂已有以勝天下之人矣是以
謂自暴自棄雖聖人教之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而無其

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而順命為此言者固云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故曰知命者必

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也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有興必有亡猶物之有成則有壞理之必至者也君子雖知其然至於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於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能也湯困於吕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越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子困於

陳蔡之間皆困而終亨者也困之為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言不信

韓愈氏曰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失明司馬遷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而又廢王隱謗退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絶宋孝王誅死吳兢亦不能身貴而後有聞此殆有激而言非至論也為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今為史者寧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

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春秋故也況春秋之作在於歷聘列國之後乎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蹟乎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惟禮樂然哉氣運之盛衰俗尚之美惡君子於文章可以驗之矣

雲漢昭回景緯宣著其天之文乎山川流峙草木繁滋

其地之文乎經緯天地黼黻萬化其聖人之文乎

朝廷之文閎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都邑之文麗而壯

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邃山林之文逸而峻

丘隧之文婉而章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為道師道廢學者始騖其

私說而道術畢矣斷木為棋刓革為鞠猶必有師焉況

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

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為者竊道之華葉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馬騏驥千里跛鼈亦千里

學亦多術矣儒墨名法道雜從橫權謀之屬均之為學而用心異矣是以君子為學莫慎於擇術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道成而不獲於天者命也時至而不用於人者性也命在天性在人在天者不可强而致在人者不可苟而從人之欲為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盜跖有不可為堯舜者乎

君子所恃者善而已善者福之萃也善由於已福由於天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由於已者固可以必為吾知為吾所可為者而已所不可必得者吾安敢以取必哉以吾所可為此吾之所為恃也

善惡之致禍福如景響之應形聲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積惡在身如烈火銷膏而人不見君子觀夫禍福之重輕可以驗乎善惡之深淺矣是故善無隱而不彰惡無微而不著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世亦有為善而蒙禍作惡而受福者矣古語有之猖蹷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亡先人餘殃

義與利兩相反君子之交際莫慎於取予非所當取而

取之傷廉非所當予而予之傷惠取予之當否視義之何如義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君子其慎取友哉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眞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柱梁蚑蝨走牛羊小人雖寡為害蓋甚鉅也故國家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除者也

鵬鷃之大小各安其分也猿狙之靜躁各遂其性也物之不齊者物之情故惟聖人能使物各安其分遂其性而無不得其所

名之為物與福相為乘除與禍相為倚伏名之重者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古今有亂臣無亂民夫民未有不厭亂而思治者也思治者亂之極厭亂者治之復故易否終必泰十三國風終以邶鄘之詩

春秋於災異雖微必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崩一彗星三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一火災十四石隕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皆一書㝠晦雨水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電不雨水旱饑蝝螽螟之類皆悉書之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甚至也事變失於下則象變見於上故災異者天之所以譴告人君使之驚懼人君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禍敗至矣自非大亡道之世天未嘗不欲扶持而安全之也

祥瑞非聖人之所尚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華平連理芝

秬黄麰麟鳳龜龍素雉朱烏之類史牒所載不皆出於盛明之世而往往見於衰亂之時曾以麟弱漢以白雉亡莽以黄犀敗唐以甘露亂惡取其為祥也是故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帝王以不仁而喪亡者有矣烏有無祥瑞而不昌盛者哉

地有是物則天有是象物之至大且多者莫如金木水火土其在天為五星曰歳星曰熒惑曰太白曰鎮星曰辰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其占云歳星

所在年穀豐穰其對為衝歲乃有殃餘星之殃各有指
馬蓋五星在天為緯星其象為至著故災祥所繫為最
重攙搶彗孛句始枉矢蚩尤之旗皆其盈縮之所生也
春秋冬夏伏見有時躔舍分度進退有常失其常離其
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為吉祥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則之五星之謂也
災異之學漢儒所尚自董仲舒劉向歆父子並推春秋
洪範以驗陰陽禍福雖各有所據依而牽合傅會後儒

談之夫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驗災異之變即知政事之失矣而必曰某災某異為某事之失之所致則既失之拘又失之妄宜其學之不終傳也

兩漢之士西京尚經術東都尚名節經術之弊流而窒窒則僻僻則迂迂則不可行名節之弊流而激激則矯矯則折折則不可立

江左之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為宗曠達以為務脫略名檢表飭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識其廢事也然

淝水之役謝安以笑談却苻堅百萬之衆清談其果廢事乎

古無朋黨之名朋黨之名何自而起歟豈夫人實為之抑其人自致之耳漢之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黨其人以才勝以德勝者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子小人迭為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名起國家未有不遂至於危亡者也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光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

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緜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强則弱而皆至於亡國周以弱亡秦以强亡勢之所趨如水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為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尊而親親後世遂以弱亡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後世遂以强亡周公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之者固必有其

道矣

王忠文集卷十九